

换了人间

——上海棚户区的变迁



换了人间

——上海棚户区的变迁

《换了人间》编写组编写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革命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125 字数 57,000

1971年9月第1版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7·1·150 定价: 0.17元

毛主席语录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编者的话

上海,我们祖国的大城市之一,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起来的。可是,解放前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下,一方面剥削阶级霸占着一切劳动成果,住在高楼大厦、花园别墅里,过着穷奢极侈、荒淫无耻的生活;另一方面,穷苦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,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,挤在阴暗、破烂的贫民窟——棚户区内,过着饥寒交迫、朝不保夕的生活。这是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反映。

旧上海棚户区,是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产物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,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并在上海霸占“租界”以后,为了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,陆续在黄浦江两岸建立了不少码头,码头附近随即出现了上海最早的一批棚户。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,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,纷纷在上海开设工厂,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,中国民族工业也有了一些发展,于是,在工业区的附近,包括苏州河两岸,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棚户区。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两次进攻上海,抗战胜利后的美蒋反动统治,又进一步扩大了棚户区。到上海解放前夕,全市住在棚户区的劳动人民已近一百万

人。棚户区密布在繁华市区的边缘(参见附图)，居民主要是码头工人、交通运输工人、市政工人和在工厂里做工的，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等地破产农村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：中国无产阶级“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”。他们离开了农村，来到上海出卖劳动力，继续遭受帝国主义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和剥削，“**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，是世界所少见的**”。旧上海棚户区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，是对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“剥削有功”论的有力批判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，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。上海棚户区劳动人民也发扬了顽强的反抗精神，不断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革命斗争。

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，在我们祖国的大陆上，象解放前人间地狱似的棚户区消灭了。劳动人民从旧社会受压迫、受剥削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和文化上都翻了身。二十多年来，原来棚户区的面貌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！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！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，是最大的幸福，幸福来自毛主席，幸福来自共产党，幸福来自社会主义制度。

但是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。国内外阶级敌人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，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神圣领土台湾。在资本主义世界，象旧上海棚户区那样的贫民窟还到

处存在，亿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：“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，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坚决进行到底”。只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彻底消灭帝、修、反，把剥削的根子全拔掉，让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解放，贫民窟才能消灭光！

我们编写这本阶级教育读物，介绍上海棚户区变迁，目的在于帮助革命读者、特别是革命青年，通过回忆对比，提高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。

本书汇集了九篇文章，有的着重控诉了解放前棚户区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，有的着重歌颂了棚户区劳动人民解放后在各方面的变化。为了行文的方便，避免雷同、重复，每篇文章只是集中地写一个棚户区的某个侧面，但它谈到的这种事实，在上海棚户区都是带有普遍性的。比如，《东新村头乌云散》这一篇，是侧重写解放前东新村流氓恶霸横行的情况，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当时只有东新村有，别处没有，而是各个棚户区都普遍存在的；另一方面，也决不是说东新村只有流氓恶霸横行的情况，除此之外，棚户区劳动人民解放前受剥削、受压迫，饥寒交迫，居住条件极端恶劣等苦难，以及解放后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翻身变化，东新村也是同样存在的，但这些情况在这一篇里就没有反映，而是分别写在其他各篇里了。由于书的内容包括了上海的一些主要棚户区，谈到的一些事例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因此，基本上反映了解放前后上海棚户区的巨大变化。

这本书是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《上海棚户区的变迁》一书的基础上编写的。在编写过程中，许多工厂、机关、部队、

学校、里弄等单位 and 同志，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，谨此致谢。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是难以避免的，希望广大工农兵和革命青年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七一年八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.....	1
是谁制造了人间地狱药水弄?	1
反“取缔”的斗争.....	13
日寇欠下的一笔血债——封锁.....	20
东新村头乌云散.....	25
昔日臭水浜,今日林荫道	36
人换思想村换貌.....	47
蕃瓜弄里换新天.....	56
草棚里飞出来的凤凰.....	67
牢记血泪仇,誓保手中权.....	77

是谁制造了人间地狱药水弄？

沪西普陀区，是上海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。著名的劳动人民住宅区——药水弄，就在这里的苏州河南岸。

解放前，药水弄是上海形成比较早、面积也最大的一个棚户区。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在这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，受尽痛苦的折磨。

谁制造了药水弄这个棚户区？是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，是万恶的旧社会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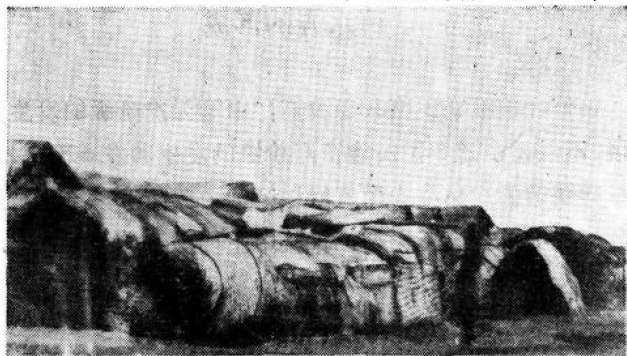
药水弄的形成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，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，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。”早年，药水弄居民大部分在工厂做工，其中主要是日本纱厂工人。药水弄这个棚户区，就是在帝国主义企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，逐步形成的。

十九世纪末，帝国主义为了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，剥削

中国的工人,对中国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掠夺,它们从卖国的清政府手中,攫取了在中国土地上开设工厂的特权,也就在上海办起工厂来。药水弄这块地方,原来是一片荒郊。二十世纪初,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扩张到了这里。英帝国主义经营的江苏药水厂先从别处迁来,接着,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,强行霸占了附近贫苦农民的土地,开办纱厂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帝国主义、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,在周围地区建立的工厂越来越多。这时,中国资本家也已在这一带开设了一些工厂。

厂房工人盖,机器工人开。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家开设工厂,需要大量的劳动力。当时,各地广大贫苦农民,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,陷入破产境地,一批又一批地被迫来到上海寻找出卖劳动力的机会。谁知逃出了狼窝,又落入了虎口。不少人进了工厂,受尽了剥削和压迫,吃不饱,穿不暖,也没有房屋住,只得在工厂附近的空地上搭个矮小的草棚,或者圈个比草棚还要简陋的“滚地龙”



破烂的草棚和“滚地龙”。

住家。就这样，随着周围的工厂逐渐增多，药水弄这块地方的棚户也多了起来，到一九二〇年左右，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居民点。因为这个棚户区里有开药水厂，人们就把它叫做“药水弄”，这里还有几口烧制石灰的土窑，因此又叫“石灰窑”。

到三十年代初，药水弄已有上千户人家。一九三二年“一·二八”和一九三七年“八·一三”，日本帝国主义两次进犯上海。大批被日寇侵略炮火毁掉住房的劳动人民来到这里，原来剩下的一些空地上也就挤满了“滚地龙”。日寇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进一步扩大了棚户区。药水弄的人口猛增到了一万以上。到上海解放前夕，全弄已有一万四、五千人。

上海这个大城市的高楼大厦、柏油马路和电灯、自来水，那一样不是劳动人民辛勤建造起来的？可是在旧社会，所有这些劳动成果，都被剥削阶级霸占了去。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下，药水弄和其他棚户区一样，是一座劳动人民的地狱。这里四千多间破烂的草棚和“滚地龙”，密密麻麻地拥塞在一



解放前的药水弄。

起，没有一条人工铺砌的道路，只有一些弯弯曲曲、坑坑洼洼的烂泥小路，到处都是垃圾堆、臭水沟，散发出刺鼻的臭气，劳动人民终年吃的是又黑又臭的苏州河水，也没有一盏电灯，入夜一片黑暗，反动统治的爪牙——流氓恶霸还在这里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……

“走路不平，吃水不清，点灯不明，出门不太平。”解放前，药水弄的劳动人民，就在这样的地方，遭受着饥寒和贫病的煎熬。

冤有头，苦有根

药水弄的老居民大部分是从苏北农村逃荒来的贫苦农民。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的剥削，吸干了他们的血汗，把他们赶进了暗无天日的棚户区。滔滔黄浦江水，也诉说不尽他们的苦难。李祥子的悲惨遭遇，就是一个缩影。

六十多年前，李祥子出生在苏北农村，家里无田无地，受尽地主剥削。两岁那年，全家挨饿，地主又来逼债，没法再生活下去。靠穷乡亲的帮助，他父亲摇着一条破小船，带了他和他的母亲、两个哥哥离开家乡，到处流浪。那时候，母亲有病，大哥比祥子才大四岁，一家五口全靠父亲一双手。在外乡，地生人不熟，父亲好不容易找到短工干一天，全家也难吃上一顿，三个孩子只要会走路，都去拣野菜，挖山芋根。更多的日子，是父亲背着祥子，带领着他的两个哥哥，上岸去讨饭，天寒地冻什么也讨不到的时

候，全家就挤在船上受冻、挨饿。他们就是这样沿着江河漂泊了七年。

一九一六年，他们流浪到了上海。祥子的大哥进了日本纱厂做工，父亲当了个“马路工”。爷儿俩累死累活，也糊不上五张嘴。每天从早到晚，小祥子还得背着竹筐，跟着二哥出去拣垃圾。帝国主义巡捕（即警察）连这些苦孩子也不放过。一天傍晚，兄弟两人走到新闻桥下，一个英国巡捕见了他们就拳打脚踢，无理驱赶。祥子年纪虽小，最恨欺侮穷人的坏蛋。巡捕打他，他就使劲抓住巡捕的手用牙咬。那个英国鬼子老羞成怒，竟把他拖到巡捕房（即警察局）。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，就这样无辜地被关了一夜。

祥子一家到上海后，起初就住在从家乡摇来的破小船（这种用芦席作篷的小木船，当时人们叫它“艖艖船”）里，船停泊在苏州河边。不久，船漏得更厉害，搬上岸成了“旱船”。后来，旱船又破烂得不成样子，就用船上的芦席、毛竹在河边的荒地上圈了个“滚地龙”。这种“滚地龙”，是用几根毛竹弯过来，插入泥地当作“架子”，盖上芦席搭成的小窝棚。没有窗子，挂个破草帘当门，矮得要弯下腰来才能进去。祥子家的“滚地龙”里，只堆放着几捆稻草和一些破棉絮，白天当“桌椅”，晚上摊开来就是“床铺”，角落里还有些锅碗瓢勺，除此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。“滚地龙”只比一张地铺略大些，睡觉时，一家五口要横过来、屈着腿才睡得下，大家挤在一起，连翻个身都很困难。“滚地龙”挡不住寒风侵袭，经不起烈日曝晒，冬天处处透风，夏天热得象蒸笼。要是连续

下几天雨，或是遇到大潮汛，苏州河水泛滥上岸，“滚地龙”里不是上面漏雨，就是下面进水，稻草、棉絮都被浸透。晚上既不能睡，又没处坐，一家大小不是泡在水里，就是到处去找避雨的地方。等到雨停水退之后，稻草、棉絮还得晒好几天才干。在旧社会，棚户区劳动人民真是受尽了折磨！

十四岁那一年，祥子也进了日本纱厂，在清花间当扫地工。每天天不亮，就要空着肚子去上工。当时，一般工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以上，日本资本家为了加强剥削，不让机器在星期天停车，还要强迫星期六的夜班工人加班六小时，那就要连续干十八小时以上。而扫地工还要等放工后，把车间打扫干净才能回家，劳动时间更长得吓人。在这样长的时间里，黑心的日本资本家连吃饭的时候也不让车停一下。清花车一刻不停地打下脚花，祥子就要一刻不停地把它扫清，中午也只能一边干活，一边匆匆吞下几口冷饭团。这样累断筋骨的劳动，每天工钱只有一角六分小洋（十二角合一元），日本资本家动不动罚工钱，工头、领班还要敲诈勒索，真正到手的钱只能买几只大饼，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。祥子常常饿得眼睛发花，只能从清花车打下的下脚花中拣把棉籽，剥了充饥。祥子在日本纱厂牛马似地干了十六年，受尽了剥削和压迫。有一天已经下班，他实在累极了，想躺下休息一会。刚躺到地上，一个日本工头走来，见了不问情由就是两个耳光。长期积在心头的仇恨一齐迸发出来，祥子举起铁拳还打过去，一拳就把这个日本资本家的爪牙打得仰面朝天。马上，祥子被无理开除，踢出了厂门。



祥子举起铁拳还打过去，一拳就把日本工头打得仰面朝天。

在解放前的三十多年中，祥子除了在日本纱厂做工以外，还在中国资本家的面粉厂当过“扛棒工”，也拉过人力车。但是，东山老虎要吃人，西山老虎也要吃人。帝国主义也好，中国资本家也好，都是凶残的吸血鬼。不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，就要经常受到饥饿和失业的威胁，祥子就无法脱离棚户区这个苦海，而且苦难越来越深重。比如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祥子又一次失业，那时他已经成家，生活更加艰苦。第二年秋天，他四岁的大女儿忽然得了痢疾。这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、长得脸黄肌瘦的苦孩子，病势一天天沉重。家里连锅盖也揭不开，那有钱看病？祥子夫妻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死去。没有多久，第二个孩子生下来才七天又死去了。从抗战第二年起至上海解放为止的短短十来年里，他家前前后后竟死去了六个孩子。万恶的旧社会，真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呵！

药水弄的劳动人民，家家象祥子家一样，都有一本血泪账，都有过类似的遭遇。当年，不论是传染病蔓延的季节，或者是西北风紧吹的冬天，药水弄总有一大批人病死、冻死、饿死，在这里的两个弄堂口，堆满了用芦席裹着的穷人的尸体。当时，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、死亡线上，而药水弄里江苏药水厂英国老板的狗，冬天要穿皮背心，半夜还要吃排骨面！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“乐园”，是剥削阶级的“天堂”，它们都建筑在穷人的白骨堆上！

在旧社会“一方面是人们受饿、受冻、受压迫，一方面是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，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”。解放前象药水弄那样的人间地狱和其他一切棚户区、贫民窟的存在，就

是人剥削人、人压迫人的结果。只有拔掉剥削的根子，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。

团结斗争求解放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，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”药水弄劳动人民身受极其沉重的压迫和剥削，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。早年，药水弄的日本纱厂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，改善劳动条件，反对欺压打骂，几乎每年都进行罢工。这里的人力车工人，也曾多次参加全市性的反对增加车租等罢工斗争。

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，药水弄的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。在轰轰烈烈的“五卅”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，药水弄也沸腾起来了。那时祥子是个刚进日本纱厂不久的青年工人，他斗志昂扬地与大家一起参加罢工、游行示威，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。他们还到苏州河对岸的闸北潭子湾空地上去，参加各种反帝活动。谈起当年的斗争情景，药水弄许多老工人的心情都十分激动，也是从那时候起，他们在党的教育下，逐渐懂得了越来越多的革命道理。

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，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有在伟大领袖